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 扎扬柯夫斯卡娅

导 言

现在距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已过去了10年,苏联解体也已8年。这期间诞生了15个新的独立国家,其中的12个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CIS)。昔日的政权和社会制度已经土崩瓦解,设定的新目标是市场经济、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保障人权等等。社会局势的动荡导致了民族主义、种族冲突和内战,并且产生了大量难民和流民。所有这些势头的发展,在整个前苏联境内引起了移民模式的变化。

前苏维埃共和国大多转变成成为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里的人很快分裂成“我们”和“他们”——“国家以之命名的”人口和国家不以之命名的人口。种族因素被看得极重,前移民及其后代回归故土,成为主要的移民潮。

生活在由苏联分化成的其他国家的那些俄罗斯人,担心他们的就业权利、公民身份、养老金和继承权等等没有保障。前苏维埃共和国在宣布独立后,大多要求使用国名民族的语言,那些俄罗斯人因之被边缘化。这些重要因素驱赶着他们回归故

土,通常是与边境那一边的亲戚团聚。

早期变革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急剧膨胀,生活费用提高,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工业生产值下降了一半,投资额缩减了2/3。已登记的失业人数达到350万,人们的实际收入一落千丈。

独联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各自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政权建设,选择建立自己的政体。但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在日常生活中实行了民主化和自由化,扩大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包括迁徙自由)和广义私人财产权。所有独联体国家都已签署或准备签署关于移民和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及协议。

独联体人民获得了这些自由,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批人口失业时,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新机会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环境里活了下来。出国旅行、往返贸易、劳务移民和自由市场使人们能够自由外迁,从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生活水平。私营企业和私有土地的迅速发展,商业和私人金融交易,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市场,新增了不少工作机会,包括出国工作的机会,从而使其变得更有活力更多样化。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Zhanna Zayonchkovskaya)是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移民人口分析与预测研究室主任。她还担任独联体被迫移民研究中心的主任,以及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移民研究委员会主席。她已出版数种关于前苏联、俄罗斯和独联体移民的著作。
Email: frncenter@mail.ecfor.rssi.ru

本文将考察独联体各种移民流动——诸如被迫移民、非常规移民、劳工移民,以及各类族群包括以前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的规模、构成和主要流向。移民现象反映了独联体发生的种种急剧变化,它是前苏联社会目前境况的一个晴雨表。

移民流动

苏联解体之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大量滋生的社会矛盾,致使移民的数量大为减少。俄罗斯的移民总数(即入境人口和出境人口的合计)大约减少了一半:从1989年的1280万减至1998年的590万。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移民人口更急剧下降,如亚美尼亚的移民减少了90%(IOM, 1997)。最近几年,前苏联境内各地的移民人数都减少了。

1980年代,也就是苏联存在的最后10年间,奔向俄罗斯是移民的主潮,几乎占了净迁入人数的3/4。其他有吸引力的国家是乌克兰(占15%)和波罗的海各国(占10%)。大多数移民出自中亚地区(占净迁出人数的40%)、哈萨克斯坦(占约30%)和外高加索地区(占约30%)。一般而言,移民趋势随地区劳工和人口状况的差异而变化,总趋势是从人口增长率高的欠发达农业国家,迁往人口增长较慢、经济发展和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1990年代,也就是苏维埃制度逐渐解体的那些年,过去对迁移影响最大的那些因素——都市化、劳动市场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已失去了一些作用。最近10年的独联体移民带上了被迫的性质,流动方向却和以前大致相同。俄罗斯仍是独联体大多数移民的目标,吸引力甚至比从前更大了。独联体各国的出境移民有2/3—3/4去了俄罗斯,只有白俄罗斯是个例外。俄

罗斯人首当其冲,其次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积极参与了几个世纪前俄罗斯帝国和后来苏维埃时期的扩张,现在要返回故土了。独联体内非斯拉夫国家向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移民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里的经济形势,以及这几个国家是否愿意接收大量移民。

90年代中期,俄罗斯接收移民的数量显著增加,成为独联体中惟一的移民接收国,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入境移民则锐减。乌克兰在90年代早期对移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原来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担心失去乌克兰的公民身份,有将近一半返回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北部尤为突出(见表1)。

苏联垮台之后,从独联体各国迁入俄罗斯的移民量一直保持原有水平,只在90年代末稍有减少。而同期从俄罗斯迁往独联体其他各国的移民,则比1989年(入境移民开始减少的那一年)少4.5倍。在苏联解体之后,1992—1998年间,俄罗斯的净移民量达到350万,而1976—1990年间则是240万。

从斯拉夫国家向中亚、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潮曾经非常规律,现在却变得星散零落。俄罗斯与独联体非斯拉夫国家及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交换已经成为一边倒(见表2)。乌克兰与这些国家也有少量移民交换。1997年,白俄罗斯是惟一从所有的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各国接收移民的国家,人数却非常少。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都是外迁大国,相互之间也仅有少数移民流动(表2)。这种移民交换不对称到了反常的地步,说明独联体内部关系依然紧张,经济危机愈发严重。

俄罗斯与斯拉夫各国之间的移民交换则较为平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

表 1. 1992—1998 年独联体各国的净移民量(千人)

国 家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2—1997/1998
俄罗斯	176	430	810	502	344	353	285	2 900
独联体西部								
白俄罗斯	54	32	- 3	-	9	15	20	127
摩尔多瓦 ^a	- 37	- 15	- 15	- 17	- 16	- 10 ^a	-	- 110
乌克兰	288	49	- 143	- 95	- 131	- 82	- 77	- 191
外高加索地区								
亚美尼亚	28	- 12	- 14	- 11	- 9	- 9	- 7	- 36
阿塞拜疆	- 61	- 58	- 49	- 45	- 40	- 28	-	- 281
格鲁吉亚	- 45	- 30	- 32	-	- 12	- 0.5	-	- 119.5
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斯坦	- 77	- 120	- 51	- 19	- 11	- 7	- 5	- 290
塔吉克斯坦	- 142	- 2	- 41	- 32	- 14	- 16	-	- 247
土库曼斯坦	- 14	8	- 9	-	- 17	- 17	-	- 49
乌兹别克斯坦	- 75	- 54	- 139	- 89	- 50	- 48	-	- 455
哈萨克斯坦	- 179	- 203	- 409	- 243	- 208	- 291	- 203	- 1 736

资料来源:1992—1994年:《独联体经济》,CIS Statkomitet,莫斯科,1995年,第66页。1995—1996年:《独联体人口与生活状况》,CIS Statkomitet,莫斯科,1998年,第31—88页。1997、1998年:独联体各国官方数据。1998年:初步统计数据。

a 未包括列沃列列日内运河(西岸)地区的数据。

间频繁的迁移在 90 年代从未中断过。斯拉夫各国联系紧密,政治矛盾、经济隔阂或行政限制都未能分隔它们。这种纽带可能成为保障独联体今后稳固的最可靠因素。

表 2. 1997 年独联体各国之间的移民(千人)

国 家	入境移民	出境移民	净移民量
俄罗斯	582.8	149.5	433.3
独联体西部			
白俄罗斯	28.4	9.4	19.0
摩尔多瓦 ^a	6.1	9.5	- 3.4
乌克兰	101.6	138.5	- 36.9
外高加索地区			
亚美尼亚	2.2	8.1	- 5.9
阿塞拜疆	6.5	17.5	- 11.0
格鲁吉亚	4.5	27.7	- 23.2
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斯坦	12.7	15.5	- 2.8
塔吉克斯坦	3.2	27.4	- 24.2
土库曼斯坦	4.0	20.0	- 16.0
乌兹别克斯坦	4.2	42.0	- 37.8
哈萨克斯坦	35.5	239.3	- 203.8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移民数是作者根据相关独联体国家的统计资料估算的。其他国家的移民数根据各国的国家统计资料。

a 未包括列沃列列日内运河(西岸)地区的数据。

独联体的移民结构极不稳定,常随苏联空间的“热点”转移。90年代初,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迁移民最多,90年代中期是外高加索各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最近又是哈萨克斯坦,都产生了大量的移民(表 1)。1994年,人们看好俄罗斯迅速发展的市场结构,大批移民涌向俄罗斯。然而,被迫迁移仍是俄罗斯入境移民的主流。这一移民潮很快就减弱了势头,到 1995 年已经很低落了。车臣战争对此有一定的影响。其他原因则是俄罗斯长期拖欠工资和退休金,致使生活困苦。

1997 年 6 月,塔吉克斯坦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签署民族和解协议,结束了内战。其他冲突地区也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一年俄罗斯也相对稳定,没有武装冲突,生产下滑趋缓,国家的大部分债务——如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得以偿还,通货膨胀率下降。1997 年从其他独联体国家进入俄罗斯的移民中,只有 13% 将种族冲突列为迁移的主要原因。总体形势不错,但独联

体国家之间的移民交流仍在减少。1997年登记的独联体国家间移民只有795 500人,是1989年的1/4(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1999, 15)。

移民人数持续下滑,最好的解释就是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变化。改革初期劳动市场出现许多新机会,曾经强烈刺激了向俄罗斯的迁移,然而这些机会很快被大批入境移民用尽。移民劳工主要从事私人贸易和小买卖,这些领域现已达到顶峰,有限的市场已经饱和。由于国民经济的投资低靡和生产萎缩,劳动市场没有创造出新职位。1998年8月,卢布贬值3/4,标志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开始,俄罗斯失去了过去在独联体中的领先地位。此前俄罗斯的平均工资高于其他独联体国家,现在却远远低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几乎与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相等(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1999, 204—208)。1998年9—12月间,从其他独联体国家迁往俄罗斯的移民减少了30%。俄罗斯政治紧张加剧,达戈斯坦地区发生武装冲突,1999年9月几个城市发生爆炸事件,现行行政管理也障碍重重,如公民身份难以取得,居留和购买财产的登记手续繁复,入境移民无疑要受到这些困扰(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8)。

苏联垮台之前,俄罗斯吸引着各共和国所有当地民族向那里迁移。这种移民模式一进入90年代就被打破了。除亚美尼亚人之外,其他外族人纷纷逃离俄罗斯。原因之一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武装力量的分割。然而1993年出现逆转,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各族移民又涌向俄罗斯。1997—1998年间,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移民再次迁出俄罗斯;最近又加上了白俄罗斯的俄族移民。从1993—1998年,从独联体

和波罗的海国家进入俄罗斯的各族移民达72.4万,其中有26.9万乌克兰人,2.5万白俄罗斯人,22.7万亚美尼亚人,7.5万阿塞拜疆人,4.5万格鲁吉亚人,4.8万中亚地区人,1.9万哈萨克人,1.2万摩尔多瓦人,3.3万波罗的海各族人。

进入俄罗斯的移民人数回升,尽管远远少于80年代,但毕竟说明外族人对俄罗斯的信心正在逐渐恢复。来自外高加索地区的移民大多是非斯拉夫族和当地“国名”民族。1997年从亚美尼亚进入俄罗斯的移民中,亚美尼亚人占85%,而俄族人只占6%。来自阿塞拜疆的移民中,46.5%是阿塞拜疆人,10%是亚美尼亚人,20%是俄罗斯人。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也比例相近:23%是格鲁吉亚人,33%是外高加索地区其他民族的人,俄罗斯人仅占26%。

移民的年龄结构也在变化之列。年轻移民的数量减少了。进入俄罗斯的独联体移民,超过30岁的约占一半,而过去只占30%。迁移的“老龄化”是近期经济形势剧变的结果。一般而言,年轻人最好动,是移民的主体。但眼下时世艰难,较大年龄、拖家带口的人受民族冲突的影响,倒更愿意迁到另一个国家,以让家人有一个较可靠的环境。打算离开中亚或哈萨克斯坦的俄族人,有1/4说他们的子女在现居住地没有前途(Vitkovskaya, 1999, 163)。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迫使人们迁往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认为独联体内部这类迁徙大多可视为被迫移民。

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也极大地推动了独联体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移民。官方统计数字说明,前苏联并没有像一些观察者所担心的那样,向西方国家大规模移民。从独联体国家离境的移民并不多,甚至有减少的趋势。自1990年以来,共有76万人获官方批准,永久离开俄罗斯,其中1990—

1995年大约每年10万人,1998年仅有6.2万人。1991—1995年间,独联体国家外流移民的总数是每年30万人,1996年25万人,1997年大约22万人。从俄罗斯出境的移民以德裔和犹太裔为主,他们大多流向德国(1997年占55%)、以色列(占1.9%)和美国(占12%)。德裔移民是从独联体国家出走的最大族群(占35%),其次是俄罗斯人(占26%),再次是犹太人(占14%)和乌克兰人(占11%)。然而移民的实际数字要远远高于官方的报道。许多非常规移民从独联体国家得到留学、旅游或访问的签证,隐藏了他们要留在国外的真实打算。然而,尽管缺少可靠的数据,我们仍可以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外迁的情况。

从独联体境外迁入独联体各国的移民,得到合法永久居留权的并不多。独联体各国政府一向对外来移民持消极态度,很少给他们永久居留的身份。到1998年初,仅有15 642名外国公民获得在俄罗斯永久居住的许可,而独联体外来移民的实际数字要比已注册的高出几倍。据俄罗斯内务部的记录,1992—1997年,111.7万外国人从独联体之外进入俄罗斯,停留了1年或1年以上。

回 归

独联体内最强大、最主要的移民潮是说俄语人口向俄罗斯的回归。这种回归大多是被迫的,迫于战争、种族冲突、侵犯人权等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首次外迁是在几个世纪之前,作为俄罗斯帝国殖民扩张政策的参与者。然而,俄罗斯移民进入非斯拉夫族共和国的最大浪潮则是在1960年代,其原因是迅速的都市化。大多数移民迁往迅速发展的城市地区。外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斯坦和摩

尔多瓦尤其是这种情况。而俄罗斯人大量迁入波罗的海各国,以及所谓的“俄罗斯化”政策,并不是由于当地人对城市和工业生活准备不足,而是由于那里工业高度发展但人口增长率低,以及苏联的军事政策。俄罗斯农村生活水平不高,也加剧了俄罗斯人向非俄罗斯地区的迁移。移民大多来自乡村地区。

后来,苏联各共和国的非俄族本地人能力见长,心理上也做好了准备,足以从事主要由俄罗斯人把持着的各种工作。他们站在民族立场上,自觉、自信地要求成为当地劳动市场的主角。于是工业人口中非俄族所占的比率增加了。俄罗斯的就业结构还受人口因素的影响。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人口爆炸和本地劳动力的激增,导致了城市工作岗位的激烈竞争。

俄罗斯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首当其冲,被当地人取代。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各行业每1万名就业者中吉尔吉斯人与俄罗斯人的比例如下:学者和大学教师,197 105;艺术家和作家,129 67;医务工作者,205 98;律师,38 16。然而建筑工程和蓝领工作岗位上,仍以俄罗斯人为多(Ginzburg et al., 1993)。俄族人返归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条件对说俄语的人有利。

俄族人复归故土的过程,事实上始于更早的时期,不过因苏联的解体而加速了(Zayonchkovskaya, 1995)。60年代初就开始有许多俄族移民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回到俄罗斯,这种回归持续到70年代,并且扩大到中亚地区。到80年代,独联体内只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各国还允许俄族移民进入。1989年有2 530万俄族人(占俄族人口的18.5%)居住在俄罗斯以外苏联各地,其中50%在乌克兰,25%在哈萨克斯坦,13%在中亚地



来自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难民。Bernard Bisson 摄影/ Sygma 供稿。

区,6.8%在波罗的海各国,3.1%在外高加索地区,2.2%在摩尔多瓦。

新政治现实的发展和旧常规体制的崩溃,暴露了主要的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俄族人在其他独联体国家生活惨淡。这一族群与俄国长期以来的帝国政策相联系,独联体各国的民族精英最先要废除的就是这种政策。由于近期俄族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受到侵犯,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俄语的使用受到限制,他们被解除了行政管理和白领职位,在私营部门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许多人纷纷回归。

独联体多数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俄罗斯境外的俄族人便很难选择了。他们如果持俄罗斯国籍而留在现居住国,则权利

受到多方限制,两国政府都认为他们不忠诚。如果他们决定成为某一独联体国家的公民,则会与俄罗斯疏远。俄罗斯有关公民身份的严苛法律,也使问题难上加难。非俄罗斯公民很难得到居留许可或难民身份。苏联国家体系崩溃之后,俄罗斯境外的俄族人失去了原来国家部门的依靠和苏联军队的承诺,其身份危机愈加严重了(Olimova,1999)。

俄族人的回归很受俄罗斯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1996年车臣战争之后,回流的俄族人减少了1/3,而进入俄罗斯的其他民族移民只减少了16%。1990—1998年间,散居在前苏联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因大量回归而减少了280万。

离开非斯拉夫国家的俄族人总数要更多,因其中有些去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国家,俄族人大量减少: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一半以上的俄族人离境(表3)。从摩尔多瓦迁出的俄族移民较少。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俄族居民分别减少了1/4。波罗的海各国约有10%—13%的俄族人离境。

哈萨克斯坦也有较大比例的俄族人迁出。1994年,1/5的俄族居民打算离开哈萨克斯坦(Gudkov,1995),1997年是1/3。回归俄罗斯祖国的还有一些非俄族人,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达戈斯坦人和奥塞梯人等,约占入境移民的10%。

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就业竞争十分激烈,俄罗斯人和其他外族人在这些国家已无空位可就。然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经济上与俄罗斯休戚相关,那里的俄族人不会大批迁离。1990—1998年间,乌克兰的俄族人只减少了2.8%,白俄罗斯则不到2%(表3)。一些政治家担心俄罗斯境外2500万俄族人全数返回,而事实证明,实际返回的人数要少得多。返回俄罗斯的说俄语移民总共约500万人。

在说俄语人口从独联体其他国家回流的同时,其他族群也在纷纷还乡。90年代初外高加索地区族群间的领土争端,造成了大量移民。那里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相继返回故土,也有不少人迁移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然而这类迁移在摩尔多瓦并不突出(Moshnyaga,1999)。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一部分移民返回了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土库曼斯坦近期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阿富汗的土库曼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政策是欢迎从独联体国家、蒙古和其他国家迁来的哈萨克人。1991—1997年间,哈萨克斯坦接收了16.4万哈萨克族回归

者,其中9.3万来自独联体国家,6.25万来自蒙古(Sadovskaya,1999,124)。1997年,独联体回归移民的总数约有50万,其中3/4是俄罗斯人,10%是乌克兰人,3%是白俄罗斯人,1%是哈萨克人。

可惜回归不一定解决回归者的认同危机。移民迁到新地方,又有了新问题。他们大多已数代居住在迁出国,或是在那里生活多年,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返回历史上的故园,发现理想与现实间存在着差距。回归者遭遇许多法律上的障碍,而祖国给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俄罗斯回归者是这样,而处境最艰难的也许是数年前从阿塞拜疆迁回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亚美尼亚语,而且不得不面对当地贫穷的生活条件。

被迫移民

独联体各国移民的很大一部分是武装冲突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1997年底,靠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UNHCR)救济的难民达340万人,其中差不多一半住在俄罗斯,1/4住在阿塞拜疆,12.76万人是无国籍者,22.8万人是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场大灾难中逃离的生态难民(UNHCR,1998,20—21)。

以难民或被迫移民的身份从独联体一国到另一国的人,总共有150多万。这些人中的2/3集中在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收容了15%。流民的人数要更多,独联体内估计有180万人,其中39%是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牺牲品,35%是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武装冲突的牺牲品,11%是从奥塞梯人与印古什人冲突地区和车臣逃出来的,15%是从格鲁吉亚奥塞梯人与阿布

表 3. 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俄族人

国 家	俄族人口		1990—1998 年向俄罗斯的净迁移	
	千人	占人口的百分比 %	千人	百分比
白俄罗斯	1 342	13.2	24	1.8
摩尔多瓦	562	13	51	9.1
乌克兰	11 356	22.1	306	2.7
外高加索地区				
亚美尼亚	51	1.6	29	56.9
阿塞拜疆	392	5.6	178	45.4
格鲁吉亚	341	6.3	148	43.4
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斯坦	917	21.5	211	23
塔吉克斯坦	388	7.6	214	55.2
土库曼斯坦	334	9.5	82	24.6
乌兹别克斯坦	1 653	8.3	407	24.6
哈萨克斯坦	6 228	37.8	1 006	16.2

资料来源:1989 年苏联人口调查,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委员会。

哈兹人冲突地区逃出来的。1/10 的塔吉克斯坦居民、1/7 的阿塞拜疆居民被迫逃离家园。

塔吉克斯坦的绝大多数国内流民已返回原居住地。其他国家则进展缓慢。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流民只回去了 10%。这类移民的回归有时因局势不明——处于“非战非和”的状态——而受阻,有时是因为冲突地区严重的种族歧视。还有些难民在家乡发生武装冲突时期流落到了其他地方。移民从俄罗斯返回的情况却很少。有些移民投入了同胞的怀抱,通常都融入当地社会,而不再返回祖国了。

移民大多生活窘迫,因为独联体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无法承担危机带来的重负,也不能提供所需要的援助。阿塞拜疆的流民,12 万人住在 28 个难民营里,6 万人住在山洞里,1 万人住在旧火车的车厢里(Yunusov, 1999, 82)。被迫迁移者在申请补发丢失的证件,或申请国籍、居留证,申请补偿他们损失的财产,或请求正式承认他们的工作时,他们的权利经常

受到侵犯。有些地方法规对移民极不公平,也侵犯到他们的权利。例如一些地方当局禁止移民住在大城市,而这与俄联邦法律是相抵触的。

独联体的外国难民和寻求避难者超过 10 万,其中绝大多数(9.46 万)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他们集中在与阿富汗接壤或邻近的独联体国家中,有一半人住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收容了 3.3 万难民(70%来自阿富汗、非洲和伊朗)。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已经加入了关于难民地位的 1951 年联合国公约和 1967 年议定书。然而,独联体国家倾向于优先接收本民族的难民。独联体各国政府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给难民以援助。例如,1999 年初,只有 352 名非独联体难民得到俄罗斯的正式难民身份,哈萨克斯坦有 440 人,乌克兰最多,有 3 356 人(IOM, UNHCR, 1999)。

鉴于独联体国家被迫移民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IOM)、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下属的民主制度与人

权办公室(OSCE - ODIHR)于1996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地方会议,探讨独联体难民和其他非志愿移居者的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项目,打算在2000年以前搞一系列活动。该项目的后继活动包括对冲突地区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遣返和整合难民与流民。他们还资助了数项研究,并组织了一些咨询和研讨会,旨在制定各国移民法,并将之纳入国际体系。

非常规移民

独联体各国实行了自治,但前苏联时期的邻居还是那些。进入独联体比较容易,在独联体境内旅行可以畅通无阻,这些对非常规移民,尤其是瞄准西方的过境移民,很有吸引力。过境的路线,一般是经中亚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或摩尔多瓦,然后去东欧或西欧。

非常规移民大多是难民或前苏联大学的学生,也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合同工,签证已经过期,却又不愿回国。跳蚤市场和街头的小贩(大多是中国人或越南人)也可归入这一行列。从阿富汗进入独联体的非常规移民数量最多。独联体境内非常规移民的总数约在100—150万人上下,其中70—100万人住在俄罗斯(Regent, 1999, 18)。

在俄罗斯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进入俄罗斯的非常规移民中约有3/4是过境移民。其中约2/3是经其他独联体国家进入俄罗斯的。大多数过境移民以合法方式进入俄罗斯,如旅游、私人或公务访问以及留学,而隐藏了真实意图。1/3的入境移民得靠行贿才拿得到签证。入境移民中约有一半人希望留在俄罗斯,1/5打算继续西行(IOM, 1994; Ivanova, 1997, 47—54)。

独联体的人见惯了大举外迁,大批移民流入却还是件新鲜事,目前尚无法律机

制规范非常规入境移民。一些移民没有得到居住和工作许可,却在独联体生活多年。一部分人——包括地方行政官员——感到移民简直成了外国入侵者。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遗传,反映了苏联的封闭。例如,人们纷纷传说俄罗斯远东地区有200万中国移民,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俄罗斯与中国接壤的整个地区,中国人不过30万上下(Zayonchkovskaya, 1999)。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更低:所有独联体国家中的中国人不超过30万(Tyan Chjohn, 1994)。俄罗斯官员正在协调正规入境程序(凭签证入境),这定然减少进入俄罗斯的非常规中国移民。

从独联体国家出境的非常规移民同犯罪行为有密切联系。独联体国家是从阿富汗经塔吉克斯坦毒品交易的中转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伊斯兰堡和卡拉奇空运到塔吉克斯坦,以私人或公务邀请为掩护,然后运到莫斯科或白俄罗斯,再运到西方。另一条路线是经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使用伪造的难民身份证书。贩运毒品的是参与毒品交易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每个月有200多阿富汗人穿越塔吉克斯坦(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1999, 232)。与移民相关的另一种严重犯罪是从独联体国家拐卖妇女,从事色情交易。

被逐民族的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作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曾发生大规模驱逐整个族群的情况。外高加索、克里米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20多个民族被强迫离开家园,移居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其中有18世纪卡瑟林二世请来的伏尔加日耳曼人,也有居住在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朝鲜人。被逐族群大多在 50 年代被恢复名誉,得以返回故土。

80 年代后期,日耳曼人获准迁居德国。那时苏联境内的日耳曼人在 200 万上下,集中住在哈萨克斯坦(95.7 万人)和俄罗斯(84.2 万人)。1989—1998 年间,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日耳曼人迁走了 2/3,俄罗斯境内迁走了约 40%。

对一些族群来说,50 年前的驱逐至今仍是个人大问题。例如克里米亚鞑靼族,他们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获得回归的权利,至今处境困难。鞑靼族被驱逐以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已在克里米亚半岛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社群。鞑靼人的重新融合于是痛苦而缓慢(Pribytkova and Zholdasev, 1998)。尽管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近期已有 25 万多人(几乎一半)返回家园,乌克兰也开始授予他们国籍。

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回归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故乡,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1989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发生冲突,梅斯赫特大部分土耳其人迁移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看人脸色过日子(Klynchenko et al., 1999; Mukomel and Pain, 1997)。眼下欧洲议会正在讨论有关他们的回归问题。

劳工移民

经济不景气和广泛失业引发的劳工移民,是独联体内增长最快的移民潮之一。劳工移民常能缓解通货膨胀和收入下降,帮助人们免于贫困。它造就了一种新的非正式就业体系。大多数劳工移民是短期的非常规移民,从事商贸、建筑、维修、运输和其他服务行业。许多劳工移民一边在私人或国家部门有长期稳定的职业,一边在其他城市或国家找短期工作。在东道国挣的

钱是许多难民和流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研究资料显示了当前劳工移民的规模。亚美尼亚自 1992 年以来有 1/4 的工作年龄段公民参与了劳工移民。家庭成员在国外挣的钱占家庭总收入的 15%—22%。这些钱帮助许多亚美尼亚家庭渡过难关。在阿塞拜疆,家庭成员从国外寄回的劳动收入是全部外国投资的两倍。塔吉克斯坦有 25 万劳工移民在其他独联体国家工作(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1999, 72, 86, 231)。乌克兰的基辅有 27%、切尔诺夫斯基市有 38% 的家庭成员去了国外,其中 90% 具有短期劳工的性质(Pirozhkov et al., 1997)。

除俄罗斯外,独联体各国都是劳工输出大国。俄罗斯联邦是独联体境内劳工移民的主要接收国。许多俄罗斯企业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这给了它们在危机时期维持生存的机会。尽管俄罗斯失业率高,本地人口却拒绝低收入的工作。而劳工移民连最低贱的工作也干,于是成为俄罗斯劳动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开独联体的劳工移民主要去了东欧、德国、希腊、土耳其和中国。独联体跳蚤市场的商贩们几乎走遍了所有国家,采购廉价商品,带回去贩卖。中国的商贩也川流不息,把中国商品带入独联体。

独联体移民中除了非常规劳工移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合同工,总数在 30 万上下,大部分集中在俄罗斯。1998 年俄罗斯的外来劳工移民约有 25 万人,来自 119 个国家,以乌克兰、中国和土耳其为主。土耳其劳工主要受雇于公共运输行业和承包全套建筑工程的土耳其公司。

高技能专业人员的迁移

独联体的出境迁移带有“人才流失”的

性质:出境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要比独联体居民中相关的平均数高出一倍半。这种形势引起独联体各国政府的担忧。但有关研究显示,独联体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失”要严重得多(Tikhonov, 1996)。

近期的移民过程已经造成了前苏联人口构成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独联体各国最活跃、质量最高的城市劳动力——高技能专家和商务人员——正在流失,这将导致国家生产潜力的枯竭。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人才流失”已成为民族灾难。亚美尼亚社会学家阿廖琼扬认为,亚美尼亚已经流失了整整一代能够振兴国家、改革经济的人才(Arutyunyan, 1999, 72)。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外迁,也造成了劳动技术和生产因素的流失。俄罗斯的人才流向西方,又多少从其他独联体国家得到了补偿。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流入,无疑将对俄罗斯进一步

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处于经济复苏和开始增长的阶段时尤其如此。

结束语

我们对移民过程的分析,已经揭示了苏联解体之后社会经济制度转型期间所发生的变化。新的移民模式已在整个后苏维埃的空间里形成。它们形式不一,历时各异,反映了多重决定因素的错综复杂。移民模式中既有大规模的移民回归,特别是俄语人口的回归,也有难民和国内流民的迁移。一些与前苏联时期不同的移民形式,是把移民作为后苏维埃时期经济危机中谋生的手段,如短期劳工移民和“往返移民”等等,它们显示了移民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李存山译)

注 释

1. 本文大部分数据出自官方统计,但仅为推测。独联体关于人员流动的官方记录不完整。前苏联实行的全民出生地户口登记制度(即所谓“propiska”),已在多数独联体国家废弃或松动,却还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新制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国对入境的难民根本没有记录。摩尔多瓦的官方记录则不包括列沃别列日内运河(西岸)地区。
2. 俄语人口指以俄语为母语或主要语言的人口,除俄罗斯人外,还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

和独联体其他民族的人。

3. 被迫移民指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各国因民族关系恶化,不堪忍受当地民族成员的侮辱、恐吓或其他歧视而被迫迁往他国的人。
4. 亚美尼亚的数据得自亚美尼亚统计委员会的官方出版物;阿塞拜疆的来自新闻报道;塔吉克斯坦的得自塔吉克斯坦劳动与就业部的官方出版物。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RUTYUNYAN, L. A. 1999. 'New Migration Trends in Armenia', in *Migration Situation in CIS*. 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Moscow. pp. 71-76 (in Russian).
- IOM. 1997. *CIS Migration Report 1996*. Geneva.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8. *Forced Migrants and the State*. Moscow: RAS Press.
- GINZBURG, A. I., L. V. OSTAPENKO and S. SAVOSKUL. 1993. *Central Asia: Ethnosociological Essays*. Intercenter, Moscow (in Russian).
- GUDKOV, L. D. 1995. *Russians in Kazakhstan*. Moscow Centre of Russian Minorities in the CIS Studies. (In Russian.)
- IOM and UNHCR. 1999. *Report to CIS Conference Steering group 1999*. Geneva.
- IVANOVA, T. 1997. *Immigration to Russia from beyond the Former USSR*. Institute of Forecasting Press. Laboratory on Migration. Issue 9. Moscow. pp. 47-54 (in Russian).
- KLYNCHENKO, T., O. MALYNOVSKAYA, I. of the decade' in *Migration Situation in CIS*. Moscow: CIS Research Center on Forced Migration. Pp. 41-64 (in Russian).
- YUNUSOV, A.S. 1999. 'Armenian-Azerbaijani conflict: migration aspect' in *Migration Situation in CIS*. Moscow: 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Pp. 77-90 (in Russian).
- ZAYONCHKOVSKAYA, J. 1995. 'Les migrations dans la Russie post-soviétique: reflet du passé et miroir des changements en cours', *Revue d'études comparatives Est-Ouest*. No. 4 (Decembre). Pp. 81-99.
- MINHASUTDINOV and O. SHAMSHUR, 1999. 'Meskhetian Turks in Ukraine: de jure nationals, de facto Refugees' in *Migration Issues. Ukrainian Analytical Informative Journal*. Vol. 4, No. 2(9), pp. 37-48.
- 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1999. *Migration situation in CIS*. Komplex-Progress. Moscow (in Russian).
- Migration in the CIS. 1997-1998*. 1999 Edition. IOM. Technical Cooperation Centre for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Geneva.
- MOSHNYAGE, V. 1999. *Independent Moldova and Migration*. Moldov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a", Kishinev.
- MUKOMEL, V., and E. PAIN (eds.) 1997. *Forced Migrants in the North Caucasus*. Moscow. Pp. 12-17 (in Russian).
- OLIMOVA, S. 1999. 'Ethnic and civil ident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migration behavior of population of Tajikistan' in *Contemporary Ethnopolitical Processes in Central Asia*. Moscow Carnegie Center. Pp. 192-204 (in Russian).
- PIROZHKOVA, S., O. MALINOVSKAYA, and N. MARCHENKO, 1997. *Emigration in Ukraine: Caus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Kiev (in Ukrainian).
- PRIBYTKOVA, J., and A. ZHOLDASEV (eds.) 1998. *Profile and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Crimean Tatars living in Uzbekistan*. Geneva: IOM.
- UNHCR 1998. *Refugees And Others of Concern to UNHCR 1997*. Statistical Overview. Geneva.
- REGENT, T. M. 1999. *Migration to Russia. Problems of State Regulation*. Moscow: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pulation Problems Press. (In Russian.)
- SADOVSKAYA, E. 1999. "'Migration processes and migration policy in Kazakhstan' in *Migration Situation in CIS*. Moscow: CIS Research Centre on Forced Migration. Pp. 119-138 (in Russian).
- TIKHONOV, V. A. 1996. *Closed Cities in an Open Society*. Moscow RAS. (In Russian.)
- IOM. 1994. *Transit 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udapest.
- TYAN CHJOHN, 1994. 'Chinese emigrants' *Russia and ATR Journal*. Moscow (in Russian).
- VITKOVSKAYA, G. S. 1999. 'Forced Migration to Russia: the overview

三种巨大的、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该地区:第一种,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地区外人员入境;第三种,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这三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接的、有时是重大的影响,激发了它们政治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前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CIS)移民模式的变化,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移民一直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以此为背景,对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察,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庇护和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并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后,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况。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展;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发。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亚洲移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跨国移民将继续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女性自主迁